

太行人民打蝗記

太行人民打蝗記

太行人民打蝗記

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四日

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四日

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四日

附小記

附小記

附小記

附小記

太行人民打蝗記

編寫者

袁毓明

出版者

新華書店

發行者

新華書店

總店：涉縣索堡

分店：武鄉洪水

定價 七元

一九四五年五月初版

通知

借閱本室圖書讀者單位和讀者應注意和遵守以下幾件事：

- 1、凡本市機關、人民團體等單位讀者向本室借閱圖書，必須由讀者所在單位指派專人擔任該單位讀者保證人。
- 2、讀者向本室借閱圖書，各單位應詳細填寫本室留存印鑑表格（見另紙）一份，并按表上要求蓋章，送本室備案，此後，讀者即可向本室領取讀者借閱申請單，讀者填好并按申請單上要求全部蓋章後，來本室領取讀者借書証。
- 3、借書証上須貼讀者最近一寸半身象片一張，此証不准轉讓別人使用。
- 4、凡由于讀者不愛護書籍（不論何種客觀原因）發生圖書丟失、損壞時，按照本室“關於讀者丟失、損壞圖書賠償辦法”辦理（見附錄）。如果讀者拒不賠償又无正当理由，則由所在單位讀者保證人負責賠償；如保證人不負責任時，由讀者所在單位負責賠償。
- 5、借期每次以半月為限，如逾期三次，每次逾期不超過半个月者停止借書權，逾期一次超過一個月者，停止借書權（續借例外）。

太行人民打蝗記

食打蝗記

新華書店發行
袁毓明編著

小序

打蝗鬥爭，在我們太行區人民，是一件大事。我們出版這本小冊的目的，與其說在於爲過去的奮鬥史留影（當然，這也是需要的），不如說，在於提醒我們，時時刻刻不要忘記回顧過去的艱苦局面，我們全區人民是怎樣從那種亙古未有的災荒當中，由呻吟而掙扎，由掙扎而搏鬥，終至組織成鋼鐵一樣的剿蝗大軍，形成普遍的羣衆運動。在運動過程中，我們不只戰勝了飢餓與災難，人民的覺悟程度是提高了，組織力加強了，英雄人物，羣衆領袖產生了。這運動，是黨、政、軍、民，不分男女老少，當階層一齊參加的，因而，軍民之間，政民之間的團結是空前的加強了，社會的團結也加強了。怎樣從過去的奮鬥當中，找出具體的經驗教訓，拿來運用到眼前的鬥爭裏去，這便是我們出版這本小冊的主要宗旨。因爲，打蝗鬥爭，在某些地區，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，在某些地區蝗災可能再發生，甚至擴大，發展，在困難的面前，我們不是休息與麻痺，而是堅決的進攻，組織起來，消滅新的蝗災！

最後聲明一點，因爲種種原因，這裏所搜集到的材料，還很不完全，特別是關於剿蝗模範戰鬥，打蝗英雄，以及敵佔區蝗災對我區危害情形等，材料都較少，以後希望得到大家的幫助，予以補充。

編者

寫在前面

一九四四年，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情，這就是太行區二十五萬人民的打蝗戰鬥。這個戰鬥，從二月末開始，經過創卵、打跳蝻、打飛蝗三個階段，到九月初才最後消滅，共花了半年來的時間。戰鬥地區，南起黃河北岸的修武、沁陽、北迄正太路南的贊皇、臨城、東連平漢鐵路武、邢沙，西達太行山麓的和順、左權，共包括了二十三個縣份。受災村莊最多的縣，以林北、沙河、的紀錄為最高，兩縣都有一百八十七村，武（安）北是八十村，左權縣是十村……全區共達八百七十九村（八分區未計在內）。其間，飛蝗飛過了濁浪排空的黃河，飛過了敵人幾百里長的層層封鎖溝牆，也飛過了懸崖絕壁的太行山，但沒有飛過太行區的人山人海！

中國歷史上，人吃人的事很多，蝗蟲吃人也不少（因為蝗災而餓死了許多人），但幾千年來由於封建統治的愚昧迷信，除了禱頭燒香祈禱之外，絲毫沒有別的辦法。遼的且不必說，三十年前太行區也曾遭過蝗災，據親身經過的老鄉談，那次蝗蟲並不怎麼多，約等於這次三分之一，可是因為沒有打，為害的程度倒超過這次七八倍，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災荒。——今年太行區的蝗蟲是比那次多了兩倍，可是蝗蟲吃不開了，千百萬人民倒吃了蝗蟲，幾千年來歷史上所不能戰勝的「天災」——蝗災，今天被戰勝了。

蝗蟲是科學藥品捕殺的嗎？是新式打蝗武器打死的嗎？

都不是。這裏沒有別的，就連配製除蟲法的一點黑白糖也很難買到，唯一的辦法就是打。打的辦法，有各種各樣的戰術，如籬圍陣、螺旋陣等。打的人，有邊區政府的廳長、分區司令員、專員、縣長，有正規軍、游擊隊、獨立營，有機關學校商店，有士紳、知識份子，有六七十歲的白髮老人，有六七歲的兒童，也有敬神敬鬼的巫婆、道士……。全區前後出動的人數，在二十五萬以上，若以人力折工，則有一千萬個工，以二十五萬人計算，每人平均打蝗就有四十天，五分區每人平均打蝗七十三

天，六分區每人平均打蟲三十八天。這個打，是千千萬萬羣衆的打，是不疲倦的打，蝗蟲生一批打一

批，來一批打一，生的多打的多，飛到那裏打到那裏，一直到消滅得乾乾淨淨。

打了多少蝗蟲呢？可惜沒有全區的統計數字，不過就全區十個縣所打的統計數字來看看，也足夠

驚人。

這個數字，就是：一千八百三十五萬多斤（其中除蝗卵十萬多斤外，蝗蟲、飛蝗各佔一半）。
假設不打蟲它一個個都變成飛蝗，那麼，一斤蝗卵可孵三萬九千多個飛蝗，一斤蛹子可變一萬三千個飛蝗，一斤飛蝗八十個，加起來就有一千二百六十九萬零零五百萬，一天兩個飛蝗吃一本穀，一畝地平均一萬三千本，那麼一天可吃五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〇八畝，全太行區耕地才有四百六十九萬三千多畝，還不够一天吃啦！

一千二百六十九萬萬零五百萬個飛蝗，如果一個腳住一個尾巴，十八個就有一公尺長，它可以繞地球一個圈零四分之一。如果一個個疊起來，八十個就有一公尺那麼高，它比太行山高七萬九千三百多倍。

但是，由於黨政軍民的堅決捕打，麥子、秋莊稼被蝗蟲吃壞的只有二十二萬二千四百一十八畝，其中被吃光的十七萬五千三百八十四畝。但青苗被吃光後，各地大多數又補種起來，補種的又被蝗蟲吃光，有的地方竟至補種兩三次以上，八月份以後不能補種穀子時，各地又補種菜蔬，口號是：「不讓一畝地空閒起來」。這樣不屈不撓與蝗蟲作鬥爭，全區因蝗蟲而減低收成不及百分之十。保證了今年的豐收。在四一、四二兩年災荒中，西綏接濟了東綏，而今年的打蝗，東綏又保護了西綏。

至於打蝗的詳細情形，那是一幅一幅極其生動而又千古未有的畫面，這些畫面連續相揭於後，請讀者們看吧！

——編著者

目錄

小序

寫在前面

第一章 挖掘蝗卵

- 一、蝗蟲何處來？
- 二、開始刨卵的時候
- 三、~~挖卵~~

第二章 捕打蝗蝻

- 一、~~用~~幾種絆腳石
- 二、~~挖~~
- 三、~~用~~最大力量捕滅蝗蟲
- 四、~~打~~打蝗潮
- 五、~~打~~打蝗影
- 六、一封嚴閉信
- 七、一個打蝗模範村

八、男女打蝗英雄

九、生動活潑的「剿蝗捷報」

十、隨報

第三章 捕打飛蝗

一、敵區飛蝗的侵入

二、三怕兩不能

三、各色各樣的戰術

四、層層疊疊的金字塔

五、兩頭照顧

六、吃了再種上

七、八百里長的防線

八、夜戰

九、敵佔區是怎樣打蝗的

十、蝗蟲飛越太行山的時候

十一、最後殲滅戰——圪道戰

第一章 挖掘蝗卵

一 蝗蟲何處來？

站在太行山的邊沿區的山頂上，極目東望，廣漠的原野上，除去敵寇林立的碉堡，和像長城一樣的封鎖牆外，就是無邊無際的野草，或者是「赤地千里」，這是幾年來日寇「治安強化」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」的結果；人民死的死了，逃的逃了，沒死的在敵寇的壓榨下呻吟着，而野草叢裏，蝗蟲連年來在毫無阻礙的繁殖着。去年平漢綫兩側磁武到大名一帶就被蝗蟲吃光，大批的投下蝗卵。

再舉目南望，更令人痛心！因為隔過黃浪滔滔的黃河，在去年就是國民黨「政令」下的河南。而這裏也是連年災荒，老百姓在災荒的漩渦裏過着呻吟的生活。蝗災發生了，而國民黨的「黨官」老爺們却不肯在吃喝玩樂之餘去看看，一任蝗災繁殖蔓延，不懂這樣，却還不顧老百姓死活一股腦兒的在剝削他們。國民黨「敗仗將軍」湯恩伯的傑作，不光使他統治下的河南人民遭受蝗災，而且也殃及到解放區，去秋穀子發黃的時候，大批飛蝗從河南飛來飛到安陽等縣，莊稼一塊一塊的吃壞，收成不及常年三分之一。秋後，麥子下種，剛一出土，又被吃光，羣衆又下種，又被吃光，一連吃了三次。最後牠又把蝗卵埋在地塊裏，石縫裏，又埋下了今年的蝗災。

二 開始創卵的時候

蝗卵密密的藏在地裏。老百姓担心着，但他們懷着一顆饒幸的心，希望老天爺把它凍死。可是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早已預料到了，在正月就頒佈了創卵的獎勵辦法。

安陽二月末開始挖塋了，縣區幹部們，在羣衆中宣傳着：「刨一升塋兌換一升米，又在冬學裏去講動員，口號是：『要吃麥子麵，快刨蠅炸蛋，想換鹽量換，不換炒吃能頂飯。』」

八區楊區長親自到駐村冬學裏去講，可是這刨塋蠅炸蛋的辦法，羣衆過去就根本沒有聽見過。等他走出冬學後，有的人背地裏咕嚕着：「哪能刨出蠅呢？刨一升，得十天，還不是說說算了。天這麼冷，下了這大雪，人還凍得打戰戰，蠅蛋還凍不死？有那閒工夫，還出門去趕嘴哩！」有的老漢們扭過鼻子哼着說：「那是神蟲，越刨越多，一刨管刨個大亂子！」……結果就是沒有人動彈！

楊區長耐心研究出人們不去刨的原因：是怕白誤了功夫刨不出蠅卵，也換不到米。他找了一個老百姓，叫他試驗試驗，不管刨出刨不出，反正刨一天給他一升米的獎。

結果，這個人一天就刨了一升卵，他馬上兌給他一升米。

夜裏，楊區長又拿着這件事去冬學裏宣傳，許多人看見黃黃的米，心都忽閃閃的動起來，第二天有十來個人去刨了。結果有刨一升的，有刨半升的。

這時正是災荒時候，不論幹啥生活，一天也賺不了一升米，於是許多人看着刨卵有利，第三天就有一百多人參加了。一天比一天多了起來。到了第五天就刨了兩畝子，用兩頭牲口往縣上送，沿路村莊，看見這麼的多蠅卵，都驚奇起來：「哎呀，這麼多蠅卵，再出來那還有人的命！不兌米也得刨！」

但除那個村外，其他的村仍然沒有一個人下手。

縣裏看出來了：要羣衆動員起來，沒有實際例子，光說空話是不頂事的。於是又叫機關幹部親自去刨。可是頭一天幹部也摸不着刨卵的竅門，吃勁很大，但刨了一天空着手回來，第二天誰也不想去了。

羣衆看到這樣，暗地也紛紛譏笑起來：「咱說這村沒有蠅卵，他們還不信，你看幹部們空手去空手回來了？」

一天下午，李之乾縣長又親自去刨，直巴巴刨了。下午，他研究出一個規律：一要到去年蝗蟲頂多的地方去找，二要到陽坡上，三要死蝗蟲和蝗糞頂多的地方，這裏如果有麥櫟粗的小孔，刨半寸或一寸深就可看見，不到十幾分鐘，他刨了二兩多。

夜裏，李縣長又親自到冬學去講這個刨的辦法，第二天刨的人也多了起來。這個經驗，在縣裏一傳，各村才掀起了刨蝗運動。到後來，五分區安陽、林北、磁武、涉縣共挖出七萬零六百七十六斤半。

同時，沙河、武（安）東，等縣政府工作人員，也以同樣精神，耐心說服着羣衆。全區刨蝗運動，好像星星之火一樣，逐漸燃燒開來。

三 蝗蛹出來了

三月後，天氣漸漸溫暖起來，蝗卵變成蝗蛹從土裏爬出來。開頭是在向陽的山坡上，堰根下，石縫裏，後來背陰的地方也跟着出來了。

蝗蛹剛爬出來的時候，黑黑的，個兒像麥粒一般大。一顆麥粒不算大吧，可是「滴水積成滄海」，多了就怕人！你瞧蝗蛹踽踽地，向一塊兒聚攏，好像真有什麼「蝗蟲司令」在著一樣，一忽兒由一個聚成十個，一忽兒十個聚成一千一萬，一忽兒由一片聚成幾畝大……。綠油油的麥地，霎時間變成黑虎虎的一片，風一吹動，湧湧起伏，好像深黑色的海浪一樣，密的地方，簡直是一個挨着一個蓋滿地皮，有的在地上滾成饅饅大的團團，你翻上來，牠翻下去，一股勁兒亂動，有的一串一串的團在麥桿上，把麥桿壓的彎下去，厲害的地方，像磁武僅六、七兩個區，蝗蟲面積有二百平方里，林北河順藥一個村，就有二十平方里。

多麼怕人啊！假若有十幾畝麥苗，趕進去十幾羣大山羊，讓牠盡量吃，恐怕半天的時間也吃不光。

第三章 捕打蝗蝻

一 踢開幾種絆脚石

蝗蝻剛發現的時候，許多老百姓還不大在乎，說那麼一點點，長大就飛了，後來一天比一天多起來。

蝗蝻不跟蝗卵一樣：蝗卵死死地藏在土裏，你挖也容易挖，可是蝗蝻呢，既會走，又會跳，你想捕它，它就往前跑，而且那麼多。

老百姓着慌起來了。

安陽一個村的韓都領導羣衆，組織請願隊到縣政府請願：

「蝻子是神虫越打越多，叫俺老百姓唱戲吧，一唱戲蝻子就跳走了！」有些老太婆，白天捉回去，晚上偷偷放出來，還暗暗向蝗虫賠罪似的說：「這不是俺要打，人家叫俺打的！」而縣政府也派了涉縣七區婦女，不敢打蝻子，齊排排的向蝻子跪着禱告，巫婆說：「螞蚱（蝗虫俗名）果然是神虫，燒上香還瞪着看眼哩！」有的羣衆，在地裏插小黃旗，說蝗虫怕這些。

「得罪了神虫了！」林縣許多老百姓在後悔着，埋怨當初不該挖蝗虫蛋，那是蝗神的孩子，蝗神惱了，越打越多。

這是一個普遍的嚴重的情況。這時候各縣就抓住具體實例，在羣衆中實行教育。

張二莊張連生不敢打，偷偷地燒香，他的二十畝麥子一夜被吃得光光的。這時他後悔了，見人就這樣說：「燒香是扯蛋，不如下地實際幹，我吃了信神的虧，非打不行。」

安陽有一個老漢，有四畝麥子，長得很好，不讓別人給他打蝗，他說是命運：「我沒辦什麼惡心

事，螞蚱不會吃我的。」第二天，連葉帶穗不見了，老漢氣得在地裏乾脆放了牲口。

這是活生生的事實，羣衆親眼看到的，幹部就拿着這些到處宣傳，迷信漸漸被打破了。

可是不幾天，另一種毛病又發生了，就是各打各的，像沙一樣團結不到一塊。

磁縣賈壁村一個老漢，有二畝麥子，蝗子快吃到他地裏的時候，他還不讓別人去打，他說吃不了他的。可是第二天完全被吃光了。

磁縣張二莊一個老太太，有一畝麥子，叫她和大家一塊兒去打吧，她怎麼也不去，光她和她孩子天天去打，打了十天，一棵麥子也沒有留下。

一般村莊都是這樣！蝗虫不到自己地裏時，他以為不吃他的，既吃到了他地裏，他以為打自己的總比給別人打強。但結果都吃了虧。當時各地就把一道打、個人打的好壞實際例子，向羣衆宣傳解釋，並提出口號：

「螞蚱土裏土，露天一場空。」

「螞蚱會跳，那裏都到，各顧各打，大家糟糕！」

「村分你我，地分你我，蝗虫不認識你我。」

有許多幹部，更會巧妙宣傳。林北有一個李天祥，他在焦家屯數千人的羣衆大會上，手裏提着五大串蝗虫說：「去年秋天一對，到今年五月就變成五千個了。如再不打，秋後就能變成兩萬五千個。」羣衆一聽說就是厲害，非打不行了。

但是國民黨特務份子乘機破壞，他們利用羣衆迷信落後心理，暗地製造謠言，散佈失敗情緒。羣衆打起蝗來了，他們說：「不該打，越打越多！」羣衆把蝗虫打死了，他們說：「蝗虫自己有醫院，白天打死，黑夜就醫好了！」有的（如邢台）特務造謠說：「你說我是蝗虫，我吃你個光棍，你說我是個蝻子，我吃你個光桿子，你說我是個神虫，我給你們留幾年景。」又說什麼「打蝗是三光政策」，他說打蝗中損壞了些莊稼，這是「莊稼光」，燒蝗虫用許多柴，這是「柴光」，打蝗中羣衆拿幾根

多費些糧食，這是「糧光」。

這時假領導方面，一方面針對謠言予以揭破，一方面提出正確口號，同時還要追究謠言的根源，發現張三造謠，就追問張三，張三說是李四，就再追李四，追尋根源後，就發動羣衆和他鬥爭：這樣又把謠言消滅下去。

二 吃蝗蟲！

踢開種種絆腳石後，羣衆情緒逐漸提高起來。開始由一街一卷互助，慢慢發展到一村數村的聯防，打破村界地界，那裏有蝗蟲，那裏就有人在打。各縣先後都按蝗蟲發展劃分爲打蝗區，設立指揮部，按青年兒童婦女老少分爲大隊，中隊，一齊組織起來。

打蝗運動一天比一天紅火，各家各戶都鎖住門去打蝗，有的村中只留一個民兵看門，或一道街留一個人看門，路遠的小腳婦女騎着驢子去。有的村莊婦女抱着鷄子去吃。機關人員，半天打蝗，半天工作，一般工作幹部及負責同志都分到打蝗區沒明沒黑的領導羣衆，有的區長，首先起來打鐘催人早起打蝗。子弟兵——八路軍朝鮮義勇軍，各縣獨立營，區幹隊也在駐地參加。安陽郡里小學教員每天帶六十多個小學生去打蝗，林縣任村商店組織商人，每天早晨打蝗，後來連看守所的「自新人」也參加了。

這時候部份地區（如涉縣、林縣）正是青黃不接時候，許多老百姓沒有吃的了，在地裏打蝗時，有的就昏倒地上，瞪着眼，餓得不會說話。有的餓得連山也上不去。

「蝗蟲可以吃，養料很大！」

農業家登出這樣一個息消。但儘管這樣說，羣衆不相信說：「蝗蟲能吃，啥東西都能吃啦！」寧忍着飢餓也不吃。太行頭等渡荒英雄孟祥英，她相信政府的話，自己在她村裏首先吃起來，還給大家